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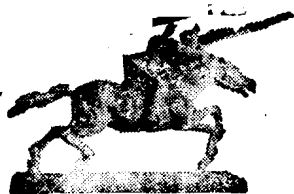
长城烟尘

柳 杞

51
(2)

長城烟土

柳 扣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长 城 烟 尘

柳 杞 著·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七二一三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9·字数192,000

1978年12月第二版·1978年12月济南第一次印刷

书号10137·10 每册0.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它凭借前线十日间所发生的事件，意图概括晋察冀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历史时期的斗争面貌。

全书故事是在真实的历史轮廓和线索下进行的。

它里面有血滴和泪珠，有欢乐和痛苦，有我们民族灾难的烙印，有我们不能淡忘的英雄和仇敌。

读者，您在这部书中漫步一遭，它虽不能给你以山林中爽人心胸的空气，愿您有所拾遗，有所记取。

该书一九六二年十月由本社出版，这次再版，作者又重新作了修订。

封面设计：魁 卉

目 次

引 文	(1)
第 一 章 不灰木山庄	(5)
第 二 章 涿源小盆地	(26)
第 三 章 松山驻军	(45)
第 四 章 “名将之花”	(67)
第 五 章 北线门户	(84)
第 六 章 雁宿崖	(104)
第 七 章 山村清晨	(133)
第 八 章 污血路上	(166)
第 九 章 攻守进退	(190)
第 十 章 黄土岭	(213)
第十一章 纪念日	(239)
第十二章 离情	(259)

引 文

日夜喧闹的拒马河，从大山深谷中奔流而出，经过冀中大平原，和大清河会合后，奔向大海。要想追寻这条激越动人的河流的渊源，就需要踏过古长城的要塞紫荆关、塔崖驿……经过无数个深山峡谷。拒马河滔滔而出的源泉，就在一块美丽的深山盆地中，在涞源城下。

北京北郊，雄伟的八达岭上的内长城，自东北而西南，蜿蜒曲折，经过无数插天奇峰，一直延伸到拒马河源泉的近处，终止在美丽的涞源城的近前。

涞源，它是我国北方的古战场，是内长城西部边缘的重地。一个外地的旅客来到这里，他会对那些叫做祭刀岭、插箭岭、将军峪、斗军湾、铁马岭、走马驿……等等地名和村名发生许许多多感想。那些感想有关于怀古的，也有关于我们民族近代的。总之，不管怎样说，涞源是美丽的山地，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这里的人民朴素醇厚，顽强不屈，它在我们民族遭受到大劫难的年代，尽过力，流过血，它是我国北部山地中一块永远发光的金钢石！

涞源，这块宝藏万千的山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的战争年代，许许多多南方的、北方的、中原的年轻的兄弟

姊妹，来到这里，应该说，涞源和它许多邻近的兄弟县镇结交了全国各地生死相共的朋友，结交了真正忠心于祖国的朋友！如今，这些朋友们不管在另外的地方做些什么，不管辛苦的皱纹已爬上他们的眼角和额头，不管多少建设事务要他们思索处理、奔劳终日，不管他们面前摆着怎样无限遥远的道路……但他们会永远念起那崎岖峥嵘的山地，他们永远是涞源、是太行山、恒山、燕山、五台山的朋友！

说来话长：一九三七年秋，日本侵略军强占了涞源山城。随后，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支刚从陕北、五台山过来的军队解放了这座山城。他们是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之一，是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洛川会议的决议，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来的。他们在聂荣臻司令员的率领下，英勇战斗，短时间内，解放了晋察冀三省边界二十余县的广大国土。这座山城和华北许多新解放的城镇一样，日夜飞扬着抗日救亡歌声，人们第一次组织起来了，拿起了土炮洋枪、镰刀锄头，城镇、乡村到处是抗日救亡的喧闹欢腾景象。

一九三八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作用，逐渐得到了可喜的发挥。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南方侵占了武汉、广州后，逐渐感到他的后腿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拖住了，他的后方心腹地区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回过头来，根据客观形势，改变了战略，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战争中心转向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华北地区的日军由十三个半师团增到二十二个师团。日军人数由三十万增到四十四万。在这种情况下，山城涞源和许多兄弟城镇重陷敌手。这个美丽肥沃的小盆地，一时成了血腥的屠场，成

了日军进攻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踏脚石和基地。

涞源城南三十里，有一座白石山，奇峰峻岭高入云际。

“白石晴云”，曾是涞源地区有名的胜景之一。这座山美丽多姿，它用牡丹、菊花和各种野花野草按照时令装扮自己。夏秋时节，游击小队从辛庄攀向山头，走在回旋曲折的山野小道，在山壁迎面，无路可通的时候，前边豁然开朗，面前铺开一片五彩缤纷的锦绣。看呀，那些万紫千红的野花！那些迎面飞舞的蜂蝶！这时候，疲劳万分的队员们，往往在这种景色中，变成了孩子，他们欢跳着，打闹着，追逐着，也满口称赞着：“哈哈，多好的白石山呵！”

魅人的白石山，又有它峥嵘严峻的另一面：当游击小队和打柴人在羊肠小径上穿行，突然，一座山外奇山阻住去路。那奇怪的大岩石，简直就象一只鸢鹰一样，昂着头，翘着嘴，横在面前。那傲慢的神气象是在对一切过路人说：

“想过去吗？弯下腰来，低下头来，屈下膝来，从我的脚趾上爬过去吧！”是呵，别无道路，必须从这只傲慢的石鹰脚趾上爬过去。脚趾的下方，是万丈悬崖。谁如不慎，惊动一块顽石，那顽石就在悬崖间弹子一般飞奔下山，在山谷中惹出一片轰响……想来，人们在恶梦中，也难怪梦到这样的险处。这样的险处，有的叫“阎王鼻子”，有的叫“小鬼脸”，有的叫“鬼见愁”。

这座美丽而又严峻的白石山，左右耸立着古长城和烽火墩台，更显得高大雄伟。古战场的英雄故事，就象那深远的山影云雾一般，蕴藏在中间，在晴朗无云的日子里，涞源小盆地的景色历历在望。它矗立在涞源小盆地的正南边缘，看来，简直就是涞源盆地和山区的岗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涞

源城和涞源盆地，侵占了白石山下被古人称之为“云谷重关”的长城要塞的白石口。但白石山上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八路军的便衣侦察时常在白石口要塞近处来来去去。

一九三九年十月，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的日军，正积极准备第四次分兵十二路的大“扫荡”。坐镇张家口口的日军第二混成旅团长兼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中将，正指挥驻守涞源盆地的日军进行“扫荡”前的分割工作。他们的图谋之一是：修通由涞源到紫荆关，由紫荆关接连易县的公路，并在公路上修建炮楼据点，以便分割晋察冀边区与雁北地区的联系，和北京西部山区的联系，缩小八路军的回旋圈，便于日军的包围清剿。为了粉碎日军“扫荡”前的分割阴谋，主力团队的营长程万里，被派到白石山来，组织当地人民武装，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破击战。

白石山上的不灰木山庄就成了抗日游击队的歇脚店、观察站、情报转送站，也成了抗日游击队的出击踏脚石。

当我们正述说这一切情况的时候，不灰木山庄的观察哨发现：山下一个农民打扮的人，快步如飞奔向山庄这边来了。

第一章 不灰木山庄

小小的不灰木山庄，居住着十来户人家。根据山坡形势，房舍依山建筑，散坐在一条有泉水的山涧边上。春夏，这里桃花杏花牡丹玫瑰交替着打扮山庄；秋天，这里红枣遍山，野菊满园；家鸡和山禽亲如老友，它们嘻闹追逐，结伴漫步。要不是战争来到门前，平素，这里连猎人散放的火药气味也极少闻见。

正象俚语所说：“高山出俊鸟”一样，山地里有很多美妙奇特的地名和村名。不过不灰木山庄却是例外，这名字不美妙也不奇特。它倒象本地出产的“不灰木”^①那样实实在在。它是根据本地出产的一种叫做“不灰木”的物产被人们传叫起来的。不灰木，它是一种洁白如玉，光滑柔软，在烈火中烧不焦，炼不烂，长远不会化成灰烬的东西。它是长条状的物体，用手撕散它，它又多么象木柴，它简直就象是树木变成的。懂眼的人说它是一种露出地面的石棉矿苗，它沉

① 关于不灰木，《燕都杂咏》一书中诗云：“滑石根如木，焚烧终不灰，相传火浣布，即此夜光材。”《燕京岁时记》一书内载：“京师居人例于十月一日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火炉系不灰木为之，白如矾石，轻暖坚固。”

睡深山，祖国从来没有一位矿学家来拜访过它，请问过它的真实姓名。

也许因为它象木头，又因为它不会化成灰烬，当地人才叫它为“不灰木”的吧？它被当地的泥瓦工匠，制成小火炉，就称之为“不灰木”火炉，被制成火盆，就称之为“不灰木”火盆；我们的古代诗人吟咏过“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却从没有人对“不灰木”火炉歌颂过一句；我们祖国各地有铜质火盆、铁质火盆、石和瓦质的火盆，却没有多见这种“不灰木”火盆。

山庄上的主人之一——杨白石老人，他家就有这样一个“不灰木”火盆。它漂亮、光滑、宽大，方方的延伸开来的火盆沿面，简直就是一张小八仙桌。可以在上面吃饭，可以在上面放些烧烤好的栗子、山芋和玉米饼，也可以在上面放些针头线脑之类的活计……外乡的游击队员第一次走进来，总是用手摸着它说：“这是什么样的石头制成的呵？它是大理石吗？可又多么轻巧呵！”

秋凉天气，一早一晚白石老人总是坐在他的火盆旁取暖。新从涞源盆地侦察、游击回来的游击队员们，从荒野里灌了一肚子冷风，赶回不灰木山庄时，也总爱围在白石老人的火盆跟前，抽烟取暖，讲说在日军占领区中的所见所闻。

白石老人的那间紧挨山坡的屋子里，满登登地住下了牛青山的全班人。一旁，另一间小房里，住着专门向指挥机关报告情况的电话站。电话员小茅子和他的助手，守着一架电话分机，不分昼夜地总在絮叨些什么。

不灰木山庄多日以来，总处于这样的状态中：接近黄昏时候，山崖间葫芦架下、豆角架下、丝瓜架下，到处拥挤了

带枪的带铁锹、镐头的人群。他们在这里吃干粮、喝山泉水、整理武器、检查人数、队前讲话……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灰木山庄象一块跳跃入水的踏板，人们从这里一直奔向山下敌占区去了。

黎明之前，带枪的和带镐头的人群，八路军和当地的民兵、群众，从涞源小盆地那边返回来了。山庄又到处挤满了人，那些人带着满身满脸的风尘和霜花，有人打着呵欠，渴望睡眠；有人抽着烟草谈论着今夜出击的成绩；有人嘻嘻哈哈地讲述故事……不久，队伍离开山庄各自返回自己的家园。太阳出来了，不灰木山庄又象平日那样，炊烟静静地升起，满坡野菊迎风展放。队员们的鼾声和窗外的鸟鸣交织在一起。

游击队总是这样把日子反转过来，把白天当成夜间去睡觉，又把夜间当成白天赶做工作。每天每天太阳升起就象和平时期太阳落山一样，这是人们休息的时刻到了。小小的不灰木山庄响着雷一般的鼾睡声。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晨，睡在白石老人“不灰木”火盆跟前的，不是牛青山班中任何一个怕冷怕冻的游击队员，他是指挥白石山一线部队向小盆地展开游击战的营长程万里。昨夜，他带领部队到山下掩护群众进行破击战，过分疲劳又受了冷，就暂留在不灰木山庄，打算在这里休息好了再回营部。他睡得最晚，但十分钟后，他的鼾声也合上了左右的鼾声和窗外的鸟鸣。

白石老人把“不灰木”火盆中的火煨得更旺一些，又给营长盖上了他的老羊皮大袄，轻手轻脚地走向庄前的岗哨。

奇丽的满山遍野的菊花，老圃红叶，衬得白石老人更加结实健壮。他六十七岁年纪，一部黑中带有银霜的胡须，高

大身材，腰束一条自制的葛藤腰带，脚穿一双用羊皮包扎了的牛鼻子山鞋。人称这种鞋是：“踢死牛”或“蹬倒山”。他耳不聋，眼不花，在深山行走，也全不用拐杖。他的相貌是深山老农特有的类型：皱纹很少但是很深，两只眼睛象是幽谷潭水，不管他是欢乐或是愤怒，那里总呈现着坚决、勇敢、善良和无私。还有，山野中的风尘越大，老人的双颊也越红，象是红色的高粱，红色的岩石。人们所说的“鹤发童颜”，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论来历，白石老人是真正的不灰木山庄的主人。据记忆，老人的祖父辈就住在这里。山崖间那些有较大收成的胡桃树，就是前辈老人亲手栽的哩。白石老人继承了这所房子以后，庄前庄后的树木更多了，果品收成更大了，景色更美了，但生活却逐渐不如过去。山下讨要税款的官府和地主的手越伸越长，越张越大。遇有风雨不调的年月，老人总要在山下做一时期的长工或短工，等年成变好后，他又回到山庄上来。他放羊，打柴，在山林间垦种小片农田，用种种办法维持生活。老人的妻子去世以后，不幸和苦痛总爱追寻到他。他的第一个儿子，一次为了割取险崖间的一堆好柴，不幸失足滚坡摔死了。小儿子长到十九岁，有一次进城卖药材失踪了。三个月以后，有消息说他被日本兵抓去，运到东北本溪煤矿去了。

不管儿子的遭遇怎样，那结结实实的石头屋子只剩下老人一个人生活了。为了打破这寂寞的孤单生活，老人邀请他那家住涞源城郊的妹妹到山庄来住。妹妹是一个爱把别人的苦痛看成自己的苦痛的那类妇女。她替哥哥想了想，又觉得家住城郊太危险，太受鬼子的气，就应邀搬到不灰木山庄来

了。妹妹全家四口人，丈夫方阳坡和大女儿方巧云先后离家参加了抗日革命工作。丈夫方阳坡原在城关小学教书，参加革命后，被敌工部门派去做情报工作，仍用小学教师的身份做掩护。最近汉奸密告了他，十天之前 he 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有消息说，他被关在监狱里。又有消息说，他已被杀害了，尸首被抛在拒马河边。种种消息传到了不灰木山庄，妹妹哭成了泪人。班长牛青山正连续派人打探确实消息，白石老人正日夜劝解妹妹，妹妹却在一个大雾的早晨，跟随一个不大可信的乡亲，带着她十四岁的小女儿方彩云，悄悄地离开不灰木山庄，径自跑回城郊探听丈夫方阳坡的下落去了。

一去六七日，什么消息也没有。白石老人的一颗心象钟摆那样不能安稳。他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传说，分析老鸦和喜鹊的叫声，观察小猫怎样洗脸，留心灯花的各种样式，总之，他想从各种事物的表现中猜测是吉是凶，但总难得到一个落实的回答。这一早，他走向岗哨，一来是想找牛青山吐吐愁闷，探听消息，二来是，看看山下有没有妹妹和外甥女方彩云返回的影子。

踏过那被牛羊蹄子踏磨成许多小石白的山石小道，白石老人向岗哨上打起招呼，问岗哨上看见了什么？山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人走过来？

“没有呵，老大爷！”小战士郑好在哨上回答说，“要是彩云和她妈妈赶回来，只要看个苗影我就认出来啦！等着吧，老大爷，是大雁南回的时候，迟早她们总会回来的呵！”

班长牛青山脖子上挂着望远镜，从另一个山岗上走过来，和白石老人坐在一块大石上，顺手撕了一张旧报纸条，熟练地卷了两支粗大的烟卷，递给老人一支说：“吸吧，老

杨哥，白石山牌的烟卷，上好的大柳烟叶，味道好极啦！”

老人接了纸烟，却把它放在烟锅里吸起来。两缕淡蓝色的青烟，在山顶上结成环链上升，又相碰相迎交融在一起。

吸着烟，白石老人望着牛青山的面孔说：“老牛呵，瘦啦，你眼里开了红丝宝店啦，长了那么多的血丝！哎哎，为了老百姓，你们可够辛苦的啦！夜间下山打游击，通夜没合眼，天一明你又上岗啦！”

牛青山笑着摸了摸胡子说：“我是数黎鸡的，天一明，就睡不着啦！营长今早睡在我们这山庄上，我借来了他的望远镜，想在这里看看山下，看看那些洋鬼子，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修通涞易路！哎，这一夜的破击战打得多过瘾呵……”

为了说说扯扯才痛快，也为了解除老人悬念方彩云母女的心情，牛青山就细致地讲起这一夜破击战的经过来。

牛青山是个爱嘻闹的人，人们相信就是他再年长五十岁，也照旧有顽皮孩子的心情。他是涞源本地人，生在城郊，却一直钻在白石山的山林中长大，打柴谋生。他近五十岁了，留了两撮稀稀拉拉的小胡子。就是因为这两撮小胡子，上级曾考虑过他的职务。本来抗战时期，打日本，杀敌人，人人有份。人人都是志愿兵。游击部队里什么人都有，老少都要。可是他一定要在主力团队，并且一定要在战斗班里扛大枪，却很值得考虑。后来果然如他所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高低”，他勤劳能干，忍饥耐寒，完全比得过年轻人。最宝贵的还是他能在战场上沉着勇敢，说说笑笑，开展战场鼓动工作。在炮火中他时常嘻笑地嚷着：“同志们哪！敢比赛吗？我今天可又剪短了胡子！”一点不错，一打仗，他就剪短了胡子，打扮得灵手利脚，象个画上的武松。

因为牛青山有很多出色的勤劳勇敢的表现，他不仅留在战斗班，而且很快担任了班长。到白石山执行任务以来，这算是重回到他那多年打柴为生的旧地，重踏上他那久已熟悉的山林。因为他最熟悉这里的地理人情，营长程万里就派他带领全班驻守不灰木山庄。这是白石山的前哨村庄，便于警戒和搜寻敌情。

秋天，不灰木山庄用爽人心肺的果香，用满山遍野的野菊盛装起来，迎接它那武装起来的旧日老友。杨白石老人这一天杀了小鸡小兔，还有新猎获的一对鹌鹑，款待客人。他和牛青山在山林柴草中早已相熟。故人相见，分外亲热。他们彼此说些趣话当做见面礼。

“老杨哥，哪山的猴子离不开哪座山，你看，我又回来啦，我们又在一块作伴啦！你栽种的那些稀罕，我又该‘见面分半’啦！”

“喝！你当了班长啦，老牛兄弟，猴子归旧山，你带了枪来，带了人来，古长城又成了新战场，这可该你占山为王啦！”

自此之后，白石老人的“不灰木”火盆边上，添加了许多带枪的客人。其中牛青山是那火盆边上最经常的客人。他们在那里抽烟，擦枪，缝补衣服鞋袜，谈论地主的剥削，咒骂日本鬼子的残暴……小战士郑好一副又胖又红的脸盘，也常出现在火盆跟前。不过他时常和方彩云学习些什么，又争论些什么。闲暇时候，他学各种鸟叫兽叫，逗引得方彩云又害怕又好笑。郑好大些，但也不过十七八岁，他们全是孩子，孩子总爱找孩子玩玩。有时，牛青山、郑好等人化装下山侦察去了，火盆一旁就显得分外寂寞冷清。

现在，白石老人来到庄前哨上，听牛青山谈了昨夜的破击战之后，就拉着牛青山的衣袖说：“老牛，我这两夜总睡不好，眼皮也跳，这该不会小云子她们有什么灾难吧！你算算看，她们一连六七天没有音讯，多叫人牵肠挂肚的难受呵！”白石老人心焦地吸着烟。他爱把那十四岁的方彩云叫成小云子。

牛青山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老人，就拿起望远镜说：“来，老杨哥，借这千里眼瞧瞧吧，看看山下那个鬼世界。说不定小云子正向我们这边走着哩。”

在望远镜的视界下，那条东通紫荆关的大道上，有蚂蚁般的人群在那里活动着。山中雾大，山下树多，那种场景看不仔细，但牛青山熟悉那种场景，半月之前，他还身临其境、亲自尝过这个场景中的一切味道。那次他奉命到敌人心腹中去搜集情况，化装成民工混进民夫队伍中去。一整天，他看了许许多多令人气炸心肺的事。比如，日本兵把中国人脱光了身子照相，叫农民在地下学狗爬，当马骑，逼着学狗熊叫……最可恶的是，还叫两个农民互相跪着，互相打对方的耳光，打一下还必须骂一句：“你是支那狗！”“你是亡国奴！”谁敢不打不骂，背上就给插上刺刀。有些不甘受污辱的农民，奋起反抗，当场就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许多欺压中国人的景相，使得他怒火千丈。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只有狠狠地捏了几把腰中的短枪。也算侥幸，一整天这种灾祸没临到他身上，只等天气昏黑，他就可以带着许多敌方情况，回营报告去了。事不凑巧，一个须发半白的老人，抖着双手走来向他取火吸烟。按照当地农民们借火抽烟的习惯，就把两个烟锅扣合在一起，两个人交头接耳吸着